

國學初階

諸子通考

孫德謙 撰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國學初階

諸子通考

孫德謙 撰 張京華 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諸子通考/孫德謙著. 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13. 4

(國學初階)

ISBN 978-7-5675-0635-0

I. ①諸… II. ①孫… III. ①哲學家—人物研究—中國—先秦時代②先秦哲學—研究 IV. ①B220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3)第084164號

國學初階

諸子通考

著者 孫德謙
校證者 張京華
特約編輯 黃曙輝
項目編輯 龐堅
裝幀設計 勞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網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電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店 <http://ecnup.taobao.com/>
印刷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本 787×1092 32開
印張 5.125
字數 100千字
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5月第1次
書號 ISBN 978-7-5675-0635-0/B·776
定價 16.00元
出版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出版弁言

(一)

孫德謙先生，名德謙，字受之，又字壽芝，號益菴，晚號隘堪居士，室號四益宦。

望文生義而揣測，德謙之名當出於《易經》之《謙卦》，與先生十九歲入縣學時之學使王先謙字益吾命義相同。《易·謙·彖》曰：“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”“受之”，受益與福也。“益菴”，承其所益也。“壽芝”取諧音，“隘”取同音，讀為“益”，“堪”即天道也。許慎注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堪，天道也；輿，地道也。”“宦”字，《爾雅》在《釋宮》，“庵”類也，而義通於《頤卦》，謂天地頤養萬物也。然而以“四益”闡發《謙卦》，首推《漢志》。《漢志》稱道家者流，“《易》之嗛嗛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”，師古曰：“‘嗛’字與‘謙’同。”此即“四益宦”之出典。然則先生出生有此名，晚年以此號，其終生謹於天人之道，而以《漢志》為學術中堅，以發明六藝、九流之說而貢獻於世，殆有天命然。

昔金源有人名孫德謙，元好問有詩題《贈別孫德謙》，稱為“孫郎”。元亦有人名孫德謙，《新元史·忠義傳》：“孫德謙，睢州人，官大同行省平章政事。大都既陷，惠宗北奔，明兵圍大同。謙嬰城固守，自知力不

支，乃手書自決，作詩數章，詞義激烈，飲藥自殺。”按人有謙謹之德，而天道有時竟不能眷顧，乃至專以摧之殘之滅之亡之，此司馬所以質疑於“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”之古訓也。《史記》一書，自本紀、世家、列傳，十表、八書，未有深論天道者，而其自陳乃謂“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”。“通古今之變”誠有之，“究天人之際”何謂也？莊生有言：“何謂道？有天道，有人道。天道之與人道也，相去遠矣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天道與人道有時而相合，相合則可以無言；天道與人道有時而相分，相分則不勝其言。伯夷、叔齊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，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。此則必有以論之，論此之謂“究天人之際。”

王蘧常所作《元和孫先生行狀》載其感慨於金元二同名，又云：“時士媚凜說，視舊學若土埂，先生憂之。……當光緒之季，邪孽始萌，國步岌岌，先生自以諸生，無所補救，嘗輯陶淵明、《二妙年譜》、《杜善夫文集》、《金史藝文略》、《全金詞》各若干卷，以寄其蘊憤之慨。……又讀《元詩選》，見有同姓名官平章殉節者，元遺山詩亦有同者，能詩，皆遭末造，為心動，至作《三末謠》以見志。”先生《三末謠》詩云：“金末能詩壽不長，元末殉難官平章。及余而三又清末，不夭不節守其常。”夏敬觀《忍古樓詩話》稱孫德謙“其生平為詩絕少”，“視此亦可以知其生平抱負也”。

吾國學術傳統特重天人之際，又重在鼎革興替，尤對於叔世季世衰世末世，深懷痛悼。然而先生所關切者又不僅在三末，蓋金、元、清三朝，女真、蒙古、滿人所建之朝也，而先生深情寄意焉。段克己、段成己兄弟“二妙”，金人也。杜善夫，元人也。劉承幹曰：“先生於辛亥後，又輯有《金遺民錄》，藏於家。”又發論曰：“完顏一代，地褊祚短，而亡國之後，遯菴、菊軒連袂高蹈，與夫野史一亭殫心文獻，空山掩淚，笙磬同音。其志事視《天地間集》、谷音汐社諸君子何以異？古人不作，來者難誣，豈有享國遠過於金源，聲教無聞於南朔，而箕子仁賢，惟以陳疇為心，崔生高朗，不聞一士之報者哉？”（劉承幹《二妙年譜·序》）是則先生所剝心，不只於寄情逸民，更在於夷夏之勢。料先生必深知夫“學在四夷”之從權，“用夏變夷”之常道，惜未出其深論也。

《元和孫先生行狀》又載：“辛亥，武昌軍起，隻身走海上”，“獨居深念，几席常有涕泣處”。是年，先生作《南窗寄傲圖記》，即以逸民自守。後數年，王國維作《百字令·題孫隘庵南窗寄傲圖》云：“楚靈均後，數柴桑、第一傷心人物。招屈亭前千古水，流向潯陽百折。夷叔西陵，山陽下國，此恨那堪說。寂寥千載，有人同此伊鬱？”

昔顧炎武為明諸生，而開有清一代學術。王遽常作先生行狀，亦以為可以“上之國史，以為修儒林、文

苑傳者要刪，如《清史》之於亭林、南雷、船山先生焉，其可。”其意似以先生爲清末諸生，而當賴以開啟民國一代之學術。夫明人而開有清之學，清人而開民國之學，其可乎？其不可乎？

(二)

有清之季今文盛，此康氏之今文也，以僞益僞，僞今文也；民國之初子學盛，此胡氏之子學也，以亂益亂，亂世之學也。析言破律，足以亂世淆聽，而決不能終始條理，集成衆美。

故自晚清民國以來，有學術，而學術與學術不同；有子學，而子學與子學不同。故先生嘗爲之慨言曰：“嗚呼！今天下未嘗廢學也，庠序之內，莘莘學子所講肄者，左行之文字，侏儣之語言，其甚者辭氣鄙倍，曾子所戒，今且師弟之間公然傳習。街談巷議，不過小道之可觀，而其推崇也，等諸金科玉律。一切經史之學，前賢所用以經世者，無不弁髦棄之。學術之衰，於斯爲極。”（孫德謙《儒家道術於四時屬夏故其教重學而明禮說》）

又曰：“嗚呼！中國四部之書，至今日而若存若亡，將在無足輕重之列矣！慨自異說盛興，爲之士者，擯棄吾國舊有之學，所書者唯佞盧左行之文，所習者爲鮮卑通解之語，於是經可束閣，史可掛壁。更復造爲文字，苟趨簡易。出其詩歌則以諺言之，將古人文集皆可屏而不觀。獨於諸子尚有研閱之者，然便辭

巧說，一任我之所爲而牽合傅會之，是其於諸子也，豈真能章明其學說哉？”（孫德謙《中國四部書闡原》）

又曰：“嗚呼！今天下之亂至矣，彼非聖無法者，日出其奇謬之學說，以墮棄綱常，剗滅軌物。世風之愈趨而愈下，正不知伊於何底。”（孫德謙《評今之治國學者》）

又曰：“吾國今日，內憂外患，災禍荐臻。孟子有言：‘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！’今人皆知國勢顛危，將有喪亡之懼，而不知無學之爲害。夫學術可以救國……吾又不解中國學者，群趨文藝，竟不識學問爲何事，是可慨也。”（孫德謙《修改本校國學系學程管見》）

又曰：“夫天下有治世之學術，有亂世之學術。余之表章諸子也，蓋以百家學術皆以救時爲主，世之亂也則當取而用之耳。”（孫德謙《諸子通考》卷一）

故予以爲近世經學當有分辨。奚乎辨？或以爲“我輩生於今日，其任務則爲結束經學”，又以爲“經學時代已經結束了，可是經學史的研究才剛剛開始”，如此而自命爲經學家者，僞經學也。子學亦當有辨。奚乎辨？清光緒三十四年張爾田刊《史微內篇》（孫德謙《諸子要略》著作在先，然未刊行），真子學也，民國六年胡適作《論九流出於王官說之謬》，僞子學也。隴頭流水，其界分當如此。

孫德謙卒，張爾田爲論定學術宗旨，有云：“諸子

之學，創始益菴與弟，而執事實爲之後勁。世有表子學先河者，必不遺我輩，此固非區區標榜之謂耳。”（張爾田《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菴教授書·第二書》）

又云：“諸子之學，絕千餘年，國朝儒者非無治之者，然大抵皆校勘家，非子學也。兩人本篤信章實齋，習於《流略》，遂於《漢·藝文志》發悟創通，自唐以後，言諸子而能本於《漢志》者，實自吾兩人始。嘗自詡其功，不在戴東原發明《孟子》字義之下。即有欲推翻吾兩人者，亦必先推翻《漢志》不可，《漢志》苟推翻，則中國學術且盡亡。苟其爲中國人、有人心也者，必不滅裂至此。吾兩人現見及此，於是用《漢志》創通諸子。益菴先成《諸子要略》，僕亦成《史微內篇》，益菴復又成《通考》三卷。於王念孫輩校勘訓詁外，別闢一門徑矣。雖近十年來，諸子之學日異而月不同，我輩自亦不免有積薪之歎，然先河後海之功，似亦不容沒也。”（張爾田《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菴教授書·第三書》）

王蘧常稱孫德謙：“於清儒獨契會稽章實齋言，習於《流略》，遂於《漢志》發悟創通。章氏嚴於體例，而先生則鉤索質論，貫殊析同，直欲駕而上之矣。又歎世之講板本者，得宋元以矜奇闕，而於書之義理則非所知。以爲劉氏向歆之所長只此瓌瓌辨訂於字句之間，未能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歸，於是又治向歆父子之學。蓋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術，於一切學問異同咸思礪實以求其真，其後雖屢進而益深，皆植基於此矣。

興化李審言明經詳，嘗稱先生會稽之學與太守（張爾田）‘爲海內兩雄，有益一人不得者’，猶未能盡先生之學也。三十以後，嘗欲遍注諸子，精思真索，往往搯擢腎胃而出之。”（王蘧常《元和孫先生行狀》）

孫氏嘗自言爲“章氏學派”（孫德謙《論國學分類方法》、《修改本校國學系學程管見》），而沈增植亦稱之爲“今之章實齋”（孫德謙《跋陳柱尊所藏沈子培先生與康長素手札》）。予按晚清民國以來諸子之學，以孫德謙、張爾田開其先，劉師培、江瑛、劉咸炘承其後，具有宗旨。此五人俱皆私淑實齋，實可釐爲一部實齋學案。其學術始基，皆自“篤信章實齋”而發。蓋信章實齋乃能信劉向歆父子，乃能信《漢志》、信《諸子略》，乃能信《周官經》，由此而尊崇三代，下覽四部，故治經學而經學立，治子學而子學立，治國學而國學立。

張爾田卒，鄧之誠復爲論定學術宗旨云：“所撰《史微》八卷，本章學誠之旨，求證於群經諸子，窮源竟委，合異析同，以推古作者之意。……早歲憤梁啟超輩異說惑世，因撰《新學商兌》一卷。晚尤篤信孔孟，有犯之者，大聲急呼以斥之，雖親舊無稍假借。謂人心敗壞至此，必有滄海橫流之禍。”又云：“世安有不信其人，而其學可信者哉？今之自命學人者多矣，攘臂爭利，鬼怪百出，此世之所以亂也。”（鄧之誠《張君孟劬別傳》）

由此而言，可知篤信其人，篤信其學，因以考求上

古之本真，是爲真子學；雖岌岌於諸子學科之設置，其實不信其學，僅利用之以成一己之私情，故不惜鉤鈇割裂，破碎其義，是即僞子學。真僞之際，由信與不信可見其一端矣。

(三)

孫德謙與張爾田治學，有所謂“譚道廣平”時期與“海上三子”時期。

張爾田《史微·凡例》云：“往與吾友孫君益莽同譚道廣平，即苦阮氏、王氏所彙刊《經解》瑣屑鉅釘，無當宏旨，嗣得章實齋先生《通義》，服膺之。”爲孫德謙《太史公書義法》所作《序》又云：“與余同讀書廣平，舉向之聲韻訓詁，盡棄其所學，而一以會稽章氏爲歸。”

據吳丕績《孫隘堪年譜初編》，光緒二十年甲午，孫德謙二十歲，“大治目錄學”，輯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等十三卷，“名之曰《古書錄輯存》”。次年，“成《漢志藝文略》一卷”。

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，孫德謙二十九歲，至元城課業張東蓀，即張爾田之弟。時張上穌（字沚尊）爲元城縣令，即張爾田之父。張上穌“由元城改靜海，後又調廣平府永年縣”，孫德謙“皆從之”，張爾田“亦時時省親至署”。（張爾田《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莽教授書·第三書》）

光緒二十四年戊戌，孫德謙三十歲，在靜海，“於經、小學自艾不得大義，爲高郵一派徒屑屑於章句，非

其至，遂去經而專治百家言”。

光緒二十五年己亥，孫德謙三十一歲，在廣平永年，“其年與孟劬太守同治會稽章實齋書，始以（張）〔章〕氏治史之法治諸子。‘凡先秦諸子之書，罔不輒察鯁理，疏紕比昔，必蘄於至嗛而無蔽’，而子學乃大進”。

張爾田《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菴教授書·第三書》亦云：“是年始同讀章實齋書，兩人者始盡棄從前訓詁章句之學，潛研乙部，拙著《史微》所謂‘談道廣平’者此也。”

此為“譚道廣平”時期。

孫德謙曰：王國維“在日本歸國、寓居海上時，余與張君孟劬與之頗相契，不數日必共談學。沈子培先生贈孟劬詩云：‘三客一時萃吳會，百家九部共然疑。’又壽余五十詩，則合况夔生、李審言，有‘五君詠’之語。可見吾人游處之樂，且為前輩所注目”。（孫德謙《修改本校國學系學程管見》）

張爾田曰：“時王靜安亦來滬，僕因介與隘菴相見，三人者遂相視莫逆，培老（沈增植）詩所謂‘三客一時雋吳會，百家九部共然疑’者，指吾三人也。”又曰：“此僕與益菴遇合之跡也，嘗綜合吾兩人之生平、學行、志趣，殆無弗同。”（張爾田《與陳柱尊教授悼孫益菴教授書·第三書》）

王國維云：“丙辰春，予自日本歸上海，卜居松江

之側，閉戶讀書，輒兼旬不出，所從談學問者，除一二老輩外，同輩惟錢唐張君孟劬，又從孟劬交元和孫君隘庵，二君所居距予居不數百步，後遂時相過從。二君爲學皆得法與會稽章實齋先生，讀書綜大略，不爲章句破碎之學。孟劬有《史微》，隘庵有《諸子通考》，既藉甚學者間，丁巳秋，隘庵復出所撰《漢書藝文志舉例》。”（王國維《漢書藝文志舉例·序》）

夏定域曰：“嘉興沈子培（曾植）曾稱先生爲‘今之鄭夾漈’，更以先生與張爾田及海寧王靜安（國維）並稱，諡曰‘三君’，曾有‘三客一時萃吳會，百家九部共然疑’之詩句，其推崇可謂至矣。”（夏樸山《悼孫德謙先生》）

鄧之誠謂張爾田“居上海時，與海寧王國維、吳孫德謙齊名交好，時人目爲‘海上三子’”。（鄧之誠《張君孟劬別傳》）

此爲“海上三子”（或稱“海上三君”）時期。

（四）

孫德謙於諸子學，所著述有《諸子要略》、《諸子通誼》、《諸子概論講義》、《十家文編》，及《諸子通考》內外篇。

《諸子要略》又稱《諸子輯略》，共五十篇，未見刊行，單篇《家數》、《宗旨》二篇見《亞洲學術雜誌》。

《諸子通誼》又稱《子通》，《諸子通考》卷二引《十家文編·自序》云：“嘗撰《子通》一書，挈其綱矩，復矧

古人異論，而著《諸子通考》矣。”今見《荀子通誼》，孫氏卒後，於《學海月刊》連載。又有《呂氏春秋通誼》，未見。又有《墨子通誼》、《列子通誼》、《賈子新書通誼》，皆未成稿。

又著商務印書館函授學校國文科《諸子概論講義》一小冊，分《諸子須辨明家數》、《諸子各有其宗旨》、《諸子之派別》、《諸子之寓言》、《諸子本書及末流之失》等七章。

《十家文編》爲諸子文選，其書未見。《自序》曰：“《六經》而後，奇文鬱起，其諸子哉！”“夫祖述唐虞，留思仁義，儒家文也；鑒觀成敗，秉執撝謙，道家文也；循聲責實，尊君卑臣，法家文也；歷說權宜，熄兵弭患，從橫家文也。”又曰：“今者萃茲十家，都爲一集。”“暝鈔昕寫，提要鉤玄。”

《諸子通考》內篇三卷，宣統二年庚戌由江蘇存古學堂刊行。江蘇存古學堂仿張之洞武昌存古學堂而建，即光緒三十三年孫德謙與張爾田共請創設，孫氏並任協教，講授諸子之學三年。

其書線裝鉛印，一函三冊。題“元和孫德謙益菴父撰”，朱祖謀書檢，爲《四益宦叢書》之一。

《諸子通考》外篇未刊，上海圖書館存有稿本，未得見。

王蘧常《元和孫先生行狀》云：“先生於學，諸子最爲專家，造述獨富。嘗謂諸子於古爲絕學，兩漢以還

尠有涉其藩者，後儒且加倍擊，即有識者亦識其文字而已。欲爲之洒冤解惑（“洒”即“洗”之本字，見《說文》），一發千年來之積蘊。其疏釋閎旨者爲《通誼》，其剝削古賢者爲《通考》，其辨章同異者爲《要略》。又取《晏子》而下，在一篇之中挈其鉅綱、闡其大誼者爲《發微》，而綜其指於《通考》之《序》。”疑《諸子發微》即《諸子通考》內篇，“《晏子》”或爲“《莊子》”之誤。而所云“剝削古賢者爲《通考》”乃《諸子通考》之外篇，似內外篇嘗分別爲二書。

孫德謙《莊子通考·序》云：“於是取《漢志》所載、爲今所未亡者，若荀、呂諸書，發明其一家之言，而究其大義。復爲提挈綱要，別立篇目，作《要略》一書……以總論者入《內篇》，專論者入《外篇》。”所云“荀、呂諸書”“究其大義”，即《諸子通誼》。所云“總論”、“專論”，似內外篇體例頗有差異。然就《內篇》而言，其書篇題標作“諸子通考卷一”、“卷二”、“卷三”，題下均標“內篇”，書口標作“考一”、“考二”、“考三”，又似《外篇》當接續作卷四起，內外篇合爲一體。

傳世又有《孫益菴諸子考內篇殘藁》抄本，鈐“益菴”朱文方印，內有《孟子》及《孔叢子》“子思年十六”、“孟軻問子思”等節。體例與刊本《諸子通考》內篇相近，而內容不見於今本，疑爲未定之餘稿。

其書無目錄，以歷代有關於序錄者爲經，頂格排。取歷代相關議論爲“附錄”，低一格排。皆加以案斷，

標作“謙案”、“又案”，低二格排，如經傳。間有雙行小字夾註。其體例可謂自爲經傳，原委清晰，雖“條理略遜”（胡適語），然自無妨於迭出精義。計卷一考《莊子·天下篇》、《尸子·廣澤篇》、《呂氏春秋·不二篇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、太史談《論六家要指》、《淮南子·要略篇》、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七篇。卷二考《史記·老莊申韓列傳》、《史記·管晏列傳》、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（諸子略）、葛洪《抱朴子·百家篇》、劉晝《新論·九流篇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文心雕龍·諸子篇》、韓滂《澗泉日記》、莊元臣《叔苴子·內篇》、焦竑《筆乘》、文震孟《諸子彙函》十一篇。卷三考《漢志·諸子略·儒家者流》、《漢志·諸子略·道家者流》、《漢志·諸子略·法家者流》三篇。全書共二十一篇。

孫氏子學皆自尊經出，雖倡言子學，而不離於四部。觀其《六經爲萬世治法其實行自漢始論》、《亞經爭義》及《中國四部書闡原》諸文可知。王蘧常謂“綜其指於《通考》之《序》”，《元和孫先生行狀》大段引之，其說是也。今讀其《序》，所言凡有八義。《序》之首數句云：“《諸子通考》內外篇，爲古人洗冤、來學辨惑而作也”，第一義。“夫諸子爲專家之業”，第二義。“其人則皆思以捋世”，第三義。“其言則無悖於經教”，第四義。“讀其書者要在尚論其世”，第五義。“又貴審乎所處之時”，第六義。“而求其有用”，第七義。“苟不知此數者，徒疏釋其章句，詮品其文辭，甚或愛之則

附於儒術，憎之則擯爲異端，此丙部之學所以堙晦不明，受誣於千載，無有爲之表章者也”，第八義。以下即次第疏解之（即太史談《論六家要指》之法）。按此八義即孫氏《通考》內外篇宗旨，亦即孫氏治諸子學之宗旨。

張上龢於元城詩贈孫德謙，有云：“古史無文苑，中壘九流析。不有周秦子，誰能繼六籍。”要之，經之與子，成則兩成，毀則兩毀。經子互證，源流互通，首尾兩立而不割裂，是爲得之。

（五）

《諸子通考》內篇三卷，據宣統二年庚戌江蘇存古學堂排印本標點整理。原書正文頂格，“附錄”低一格，今一律排爲大字。原書“謙案”低二格，今排爲小字。原書有雙行小字夾註，今排爲單行，以圓括號標識。原書有古字，皆不改。書中猶稱“我朝”，而有缺筆避諱字，因排版不便，皆改正，不出校。原書無目錄，全書不分段，茲便閱讀，補排目錄，酌爲分段。

張京華

於湖南科技學院濂溪研究所